



秋叶缤纷

韩瑞亭◎著



秋叶缤纷

韩瑞亭◎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叶缤纷 / 韩瑞亭著. --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93-0383-9

I. ①秋… II. ①韩…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2611 号

责任编辑：潘 昊

封面设计：孙正福

出版发行：群言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100006）

网 址：www.qypublish.com（官网书城）

电子信箱：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6.25

字 数：133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193-0383-9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5263836

目 录

第一辑 秋叶缤纷

夕照之辉	002
水流花谢不计年	008
山长水阔知何处	014
淡交如水	020
木鼓沉声	026
多伦道	031
杏石口	038
从“百草园”到“咸亨酒店”	045
又访乌镇	050
呼兰寻踪	056
孟庄清韵	061

第二辑 蝉蜕时节

震荡	070
童蒙之地	075
“风波”	080

春雨消歇	085
驱动	091
助产者的功业	099
编事余墨	104

第三辑 青涩岁月

游子梦	112
甜沫儿	126
老屋	131
长姐	140
兄弟	146
行走如飞	153
寻梦八关山	160
初入学苑	166
授业的师尊们	171
同窗	179
达人老方	184
—	
后记	189



第一辑

秋叶缤纷



夕照之辉

身处自然界之中，人们大都欣赏和赞叹那东方初起的朝阳之炫丽，看它威威赫赫，磅礴升腾，霎时间便照亮整个宇宙的壮观景象，莫不感觉热血沸腾。但人们也许不太留意夕照之美艳，当那光照万物的巨轮在太空巡行数万里，疲乏已极，就要沉入夜幕中休眠之前，它的余晖却显得静谧而妩媚，依然给人间留下温暖和光亮。其实，人世间的个体生命也注定要经历升起与沉落的轮回，只是世人在追寻个体生命升沉历程的完满境界时，却并非皆能如愿。我有幸从熟悉的师长及文友中窥见一些长者的夕照之辉，他们历经风雨磨洗而愈显浑朴高洁的德行与文品，尤令人心仪。朱寨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我和朱寨先生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那正是文学在新时期赫然爆发，佳作新人喷涌而出的年代，也是文学最灵敏地感应着时代脉息，同亿兆民众一起经历着社会变革与思想解放的惊涛拍岸的年代。在那个刚刚揭幕的文学新时期，有一群正值壮年的文学批评写作者活跃于前沿阵地，以自己聪察勇毅、热力四射的理论批评文字，推举和张扬新时期文学的最初成果，坚定地支持它们冲击旧时观念与范式，勇于突破和更新的探索

实践。朱寨先生则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起初以为，朱寨先生同我熟悉的不少文友一样，也是与我年龄相差不多的中年人。但在收到由他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二集》（其中收录了我的一篇有关长篇小说《东方》的评论）时，方知他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资深学者。此后，在一些文事活动和文学社团的集会上，才见到并结识了朱寨先生，原来他是一位体态健壮、和蔼稳重的长者，且与我是山东同乡。我从文友的介绍中还得知，朱寨先生竟是一位“老革命”，他由一名流亡学生投奔延安之时，我方来到世间。朱寨先生在延安“鲁艺”求学数年又留校任职，抗战胜利后转赴东北，一直在地方政权机构中做实际工作，参与和支援解放战争，曾任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初期调到中央宣传部门工作，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转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事专业研究。朱寨先生的这种经历，同我认识的几位文学前辈相似，都是从革命圣地和解放区走出来的老资格的文化人。然而，在我与他的接触交往中，从未观察到他对此种资历的丝毫炫耀，他在一群搞文学评论的文友中间，仿佛只是一个普通的年事稍长的同道。

旧时不少文人似乎有一种绕身附体的痼疾，由文事博名而仕途畅进时，往往志得意满，狂傲自恋，当遭逢挫折、官场失意后，又常为时运多蹇而忧愤哀伤。这自然是旧时代的生存环境与因袭观念加之于其长久的精神压抑所致。朱寨先生并无此类旧式文人的习气。他一向低调平和，抱朴守诚，从不以资历优势轻慢晚辈文友。他并无显要官职，更不在文事活动中掺入官本位意识。或许是青年时代经历过艰苦环境的长久磨炼，令他秉持着一种颇为难得的平常心。朱寨先生的谦和自抑，给

我的印象尤为深切。他由一名经受革命战争洗礼的战士和文化官员，转行跨入学术研究机构，凭借自身的刻苦努力，成为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和著名文学评论家，他的不少理论批评文章和作家作品评论思辨性强且颇有见地。他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潮流中，和许多比他年轻的同道一样站到了文学变革的前沿。他的思维活跃，目光敏锐，坚定地支持和扶助那些勇于冲击陈旧观念与僵化模式的新作品和新探索。他和许多晚辈同行一道，以自己的理论批评实践，推动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他主编的多部研究著作，也产生过较大社会反响。以他所获得的专业成就及学术贡献，足以骄人和自慰，而他却并不满意自己的作为，无论在同道友人面前或是在著述文集的“后记”中，总是谦称自己“学浅力拙，忝列同行之伍”。在他被众多同道者推举，接替已辞世的冯牧先生出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后，依然不为此类众望所归的学术领军人物的身份而心安理得，在主持集会的场合，申言自己读写有限，表达要从年轻的同行那里学习获益的愿望。依我的观察，这一切在朱寨先生那里绝非矫饰或作秀，只是这位厚道纯朴的长者内心情怀的自然流露，是他求真守诚的做人的本分。

我和朱寨先生平日交往并不多，只是有时在一些文事活动与文学社团集会上见面，也未有过深谈。不过，通过这类交往也能让我体察到朱寨先生身上那种很特别的东西。1991年春季，我曾与朱寨先生一同参加过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评奖会议。相处几天，我注意到他对待冯牧、荒煤这两位文坛前辈很是尊重，不仅认真聆听他们的每次发言，而对于他们的一些有大局观和导向性的意见和看法，又欣然会意，表示认

同和支持。他对待年龄相仿的同辈及资历尚浅的晚辈，却无轻慢之态，总是仔细倾听他们的发言，沉思默想，似在与之做内心交流，有时还在会下同发言者做友善地切磋。在一群大半是名家耆宿的评委当中，朱寨先生似乎不太显眼，而他的温厚谦和却给予我格外深切的印象。朱寨先生律己则严，待人以宽，从不标榜自己，却看重和关注他人，对于像我一样的晚辈同道，总是以平等态度相处，且多有关爱、扶助之热忱。从多年前将并不相识的我的一篇文章，选入他主编的书系中，到相识后他像关注其他晚辈同道一样，也留意我的评论写作，有时还会向熟悉的文友谈起对我新写的文章的印象。有一次见面，他曾提议和我一起去与他同一单位的晚辈同事、也是我的好友蔡葵兄的新居拜访，只是后来未能实现。20世纪末，我曾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委托，以研究会所设之军事文学专业委员会的名义，与一家出版社合作举办“新中国军事文艺50年研讨会”。几十位曾经为新中国军事文学的繁荣发展付出了心血智慧的老作家和中青年作家、评论家，聚集一堂，回顾新中国军事文学走过的不寻常道路，梳理军事文学50年来曲折行进的脉络和经验，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军事文学兴盛崛起的重要成就和启示。朱寨先生作为研究会的会长亲自到会致辞，表达对研讨会的支持和重视，他还同军队作家们一起倾听了两天的会议发言。他在会议结束时曾向我表明观感，这次研讨会是有内容的、成功的。我自然明白，这位长者的话语不仅是对于会议组织者的真诚鼓励，更体现出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之重要支脉的军事文学的关注与期待。

同朱寨先生相处，我时常会打量和思索这位历经风雨却保

持着平常心的长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出自延安“鲁艺”门墙，却为形势所需转而从事多年实际斗争，进入和平年代后再转入文学研究机构，已是人到中年。他并不失悔将青春岁月奉献于实际斗争，竟又甘愿重入文学门墙虔为学徒，跟着“鲁艺”时期的师长和现时的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做起了学术研究。他将自已当作重入文学门墙的新手，老老实实地做研究、写文章，并不以名家学者自赏，却认定自己只是一名“职业读者”。然而，他对待同道友人，无论长幼，俱持以出自本色的尊重和关爱，尤其看重同道友人的事功文品，也很珍惜彼此友情。他的自识与自省，待人的厚道与实诚，似乎是他特有的品行、风度。我从朱寨先生后来赠送的一本书中，愈加印证了这种感受。这本名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纪实》的书，其实是由一系列文笔朴素、情感深挚的散文集成。他在这些作品中，忆述了毕生难忘的延安岁月，记录了他曾结识并与之相处的许多知名文人的往事，他写到了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钟惦棐、俞平伯等文化名人，也写了并不知名却令他铭感于心的亲朋故旧。其中的几篇忆述何其芳的文字，更倾注了他对这位文坛前辈、诗人和文学理论家的敬重、感佩与深切怀念之情。这几篇散文，绘写出一个血肉鲜活的何其芳，不论在延安“鲁艺”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25年岁月，何其芳总是迈着急促的脚步不知疲倦地奋然前行，怀着诗人的激情、战斗者的坚毅和学者的严谨去经营他所选定的事业，在遭遇不公平待遇时，仍不改其纯正本性。他像园丁和慈母一般呵护、扶助他的学生、下属及年轻的同道，为文学事业的远航悉心打造一代代新的水手。何其芳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深深地吸

引和感染着朱寨先生，令他心仪长久，刻骨铭心，也无形中成为他的人生楷模。

在京城和外地一些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及理论批评的文友当中，谈起熟悉的朱寨先生都会有相同的印象：这是一个好老头。以我的体察，产生此种印象不只源于对朱寨先生的年岁、资历和学术地位的敬重，更是源于对他那纯厚诚朴的人格品行的敬重。身处专业圈子里的人，著述文章可以有多寡，学术成就也会有高下，但人品的优异庸劣往往与这些东西并不相干，无法用这些东西去衡估或替代。朱寨先生之受人尊敬，正在于他是将这二者精彩地融为一体的长者。他是将文学和文学研究当作一种志趣同时也当作一份事业来热爱的，他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热爱又与他对同道友人的关爱联结在一起，他关注、敬重和扶助那些潜心于这个领域的耕耘并不断有所收获的长幼同道，则是出自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传承发展的虔诚愿望。这位“好老头”是有信念的人，又仿佛有一颗大爱之心，他爱那些为新中国的文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前辈先贤，爱那些尽心尽责地为这种事业默默奉献的有才情的同辈友人，也爱那些有朝气、肯探索、勇于开拓本土文学无限未来的年轻同道。他在一篇题为《好同志》的散文中，追思友人葛洛先生的往事，特别引述了何其芳当年在延安“鲁艺”时用以表达内心感慨的诗句：“我感到我们有这样多的好同志，这样多的寂寞地工作着的同志，就是为了这我也想流一会儿眼泪。”这诗句诚然是何其芳先生那种溢满大爱的丰沛情感的真实表露，其实也可以看作至诚效法先贤的朱寨先生自己的心灵写照。

2010年10月草

水流花谢不计年

世上有不少文人多傲，这类文人大抵志存高远，自许不凡，必求有大作为、大成就，但为才禀、学养与时运所限，真正有显赫功业者却寥寥无几。但也有一些文人慧心明性，修身自律，只勤勉任事，甘苦为文，任星移斗转，水流花谢，始终抱持平常之心，却不仅有建树于文事，更彰显其并非俗常的德行人品。我自然尊仰那些已成大师、巨匠的文人的显赫功业，但又敬重那些看似寻常却自有德艺双修的过人之处的文人，或许在于他们与世俗中人更为贴近。我所结识的袁鹰先生，便是这样一位让人感觉亲近的贤良长者。

两年以前，我的一本散文随笔出版后，曾依旧例陆续寄送给一些熟悉的文友，其中也有久疏问候而时常惦念着的前辈袁鹰先生。不料，过了几日忽然收到一包邮件，打开来看时竟是袁鹰先生不久前出版的新著《风云侧记》。书中还附了一纸短札，上面写道：“多时未晤，忽获惠赠新作，快慰而又亲切。尊作从内容到形式都使人怡然。现在时尚出书，不问内容，一概趋大趋厚，捧读之际，如捧一块砖头，不敢往下读。炎炎夏

日，望多珍重。”我捧着这本书和短信，不禁感默良久。这就是让人尊敬的袁鹰先生。他对待文友或是如我一样的晚辈同道，总是那么谦恭热诚，亲和友善，即便在著作互赠、书信酬答之类琐事上，亦能领受他的温情和暖心的勉励。

我对袁鹰先生慕名已久，知道他是江苏淮安人，早年在上海的几家报社做记者，后又进入《解放日报》。20世纪50年代初期，调入京城大报的文艺部任职多年。尚在70年代时，我就从同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诗人李瑛那里听说过袁鹰先生的文名和本名，得知他是资深编辑，又是散文家。80年代初，我开始为那家大报写一点文学评论，却多是与我年纪相近、大致属于同代的缪俊杰兄等编者结识交往，并未与主持文艺部工作的袁鹰先生直接交往。真正与袁鹰先生结识，则是在他离休以后。80年代末，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一届散文、杂文奖的评选，我曾受邀作为评委参加了这次评奖活动，得以与袁鹰先生在评委会上相识。袁鹰先生给我的最初印象，更似温文尔雅的学者。他中等身材，体态微胖，举止稳重，待人谦和，属于那种极易与人相处的长者。到会的诸多评委中，袁鹰也许算不上像唐弢先生那样的元老级人物，但他的温和性情与涵养，却显出特有的老成持重。这一届评奖划定的时间范围较宽，所涉作品数量颇多，评选起来确有难度。评委们先是在京城集中了几天，围绕评奖的时限、标准以及作家作品的基本状况，做广泛深入地讨论以求得共识，也在酝酿初选的入围作品。然后又齐聚珠海，进入终评阶段。对于遴选获奖作品，评委们的认真姿态素常少见，每人都力争将各自认定的佳作纳入最终获奖名单，而眼界与理念的差异，又不免对某些作品的取舍发生

激烈争论。袁鹰先生似乎从不抢先发言，只沉静地倾听别人的评述意见，且不介入争论，而他的发言则显得平正中肯，对作家作品的评估也较为贴切周全。这或许与他长年的编辑生涯历练而成的务实精神和兼容眼光，以及作为散文家的切身体验颇有关联。

评奖程序完成，如释重负的评委们打道回府。几位来自京城的评委转道广州准备返京，住进市内一家宾馆，我和袁鹰先生恰好被安排在同一间客房。我刚放下行李箱，就听到客房内的电话铃声急促响起，接听之下竟是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问她何事，答曰要做生意，进而露骨地明示要做皮肉生意。或许我愚钝寡闻，社会开放已有多年，竟未遇见过这种事，不免有些惶惑疑惧。想不到在这座南方都市的大宾馆里也会有此等明火执仗的拉客勾当，更想不到这女子竟如此消息灵通，新到的客人刚入住便能将电话打进房间。我急忙挂断电话，一脸茫然地向袁鹰先生转述电话内容，他似乎对此不以为奇，也并不在意我的少见多怪，反而用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的语气表示要为我做证明。袁鹰先生知道我尚在职在岗，忌讳此类有伤风化之事，他表示要证明我的清白，无疑对我是一种贴心的安慰。20年前的这件琐事，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也许是我与这位温良敦厚、善解人意的长者最初相识留下的印象特异而清晰之故。

进入90年代，我与袁鹰先生交往的机会多起来。1991年春，我们曾作为评委一起参加过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终评会议，共同见证了这一届获奖作品篇目的诞生。此后，我有时去报社公干，也趁便看望过袁鹰先生，其时他虽已离休，平日仍在文艺部办公楼内提供给他房间闭门写作。1995年，我

应邀加入由中华文学基金会筹划编纂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编审委员会，那时这套丛书的编审出版工作才跨入第二个年度，袁鹰先生已接替辞世不久的冯牧先生担任了该丛书的编审委员会主任。这是一套专为文学青年谋划设立的文学丛书，经办者的本意，便是要效法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鲁迅、茅盾、巴金等前辈们的榜样，热心扶助那些初露才情的青年，为他们编选和出版第一本文学作品。冠名“21世纪文学之星”，正体现着编者的殷切希望，期待这些文学青年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学天空中耀眼的群星。年逾古稀的袁鹰先生和一群参与丛书编委会的同道者，一起为实施这项文学希望工程倾洒了十年心血，年年催新蕾绽放，岁岁助嫩枝吐芽，待果实累累、秋色满园之际，竟不觉老之将至。

丛书编委会几乎每年都要开一次终审会，讨论并投票决定入选该年卷的各类体裁作品篇目。除有一次因客观缘由而延宕下来，不得不将丛书改为双年卷以外，编委会的同仁们每年都有机会在一起盘桓几日。我同袁鹰先生晤面自然也较往日多一些。袁鹰先生待人依然是那样温厚友善，与我由初识到熟悉后也显得更为亲和，有时在会前会后的间隙还同我一起吸烟聊天。在编委会这个团队里，他只将自己当作普通一员，并不在意作为领军者的身份，他专注地倾听每位同仁对于待选作品的评述意见，重视每个成员的看法和建议，却很少做评议发言，大约也是不想以自己的看法左右别人。作为散文家，他其实有丰足的创作经验和判断能力，我记得有一次去井冈山访问时，曾在一处景点见到过他的散文《井冈翠竹》被作为游记名篇镌刻于碑石上。但在终审会上评议选拔散文作品时，他也同样不

率先表明自己的看法，而是尊重多数同仁的选择。在编委会这个团队里，有一种活跃而又融洽的民主风气，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这固然显露着文人的习性，却也因袁鹰先生这位领军者的身体力行而愈加浓重。袁鹰先生的谦恭随和与宽厚包容，并未消减他在团队中应有的分量，反而增添了同道者对他的尊重。尤其是袁鹰先生对待文学青年的那种厚爱与期许，为扶助青年文学人才的成长，而在这项“希望工程”上坚守了十年，劳作了十年，更使他年轻一些的同仁们心生敬佩。

袁鹰先生在他的新著《风云侧记》小跋中，称自己是“一个微小平凡的人”，只是“生正逢辰”，亲历了一个天崩地裂、风云激荡的时代。实则，他的人生选择与人生行走并不平凡。他早年由报人生涯开始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几十年间一直将个人命运同社会的变革与民族的命运焊接在一起，将一己的思绪情感同更多的民众与文人的忧乐悲欢融汇在一起，用他的采编和写作方式忠实记录着这个时代。直到暮年仍在咀嚼、回味他所经历的那些风云年代的生活底蕴，在忆述诸多往昔文情事件真相的沉静文字中，饱含着清醒意识与反思精神，显露出一个正直的文人的良知。如今的世道，有不少舞文弄墨者愈显浮躁之相，不择手段地推销自我，明火执仗地争名逐利，冠冕堂皇地膜拜欲望，似乎成为清扫蒙昧愚氓的新时尚。而袁鹰先生那一代人，却在陆续退出这个喧哗的世界。但袁鹰先生一向谦卑处世，甘守清简，乐于为社会为他人经年累月劳作的懿行，以平凡之人自励的德操，在现今的世道中愈加显得贵重。

仁者寿。2014年春节前夕，在中国作协举办的老作家茶话会上，我见到已届九十高龄的袁鹰先生。他的面庞略显消瘦，